

清江張氏五十七種書

# 湖鑑類圖

第十二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74093

〔清〕张英王士禎等纂

# 御鑑類函



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二

人部五十一 品藻 名譽

品藻一

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老子曰知人者智 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則不肯人得矣 韓詩外傳曰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士矣 又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

品藻二

原家語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洩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洩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亡益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洩之謂也 又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哉之敢問孔子曰閔子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語言得罪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被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如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

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授鄭寄遊說以誦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効優劣明矣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泰高之器量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陂溼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爲已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義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素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典略曰彌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邪又問曰當今誰復可者衡曰大見孔文舉小見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主冠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答曰文若可惜面巾喪雅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使喫肉也又曰趙主遣三輔亂客於荊州荊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彌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及見戰歎曰所謂劔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

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雅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實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世說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又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生時人謂燕段倚玉樹又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懷 又曰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懷懷恒如有生氣曹幹李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人 又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又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答曰尺表能審璿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晷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又曰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庾稚恭爲荒年穀

**釋**人物志曰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僧達跳地作虎子僧綽正坐米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壞之僧虔累十二博棋子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笑曰僧達爽俊當不減人然恐其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得高位已而皆如其言 又曰王僧虔退默少文雅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 又曰後魏游雅稱高允曰余與高子處四十餘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且內文明而外柔順必爲一代名臣 潛確類書曰朱异器宇宏深神表峯峻金山萬文綠陟難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 唐書曰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元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胃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又曰李靖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 又曰太宗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 又曰裴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

王勣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 又曰張昌齡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勦基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又曰姚崇問紫微舍人齊澣曰子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 宋史曰李穀號能知人李昉嘗爲穀記室穀曰子他日官祿當如我昉後至宰相周顒德中扈黃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哉遂知制誥未幾卒 又曰太宗嘗謂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又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子即弼也 人物志曰張詠登太平興國八年第嘗曰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厚無如李公沆深沉有量無如王公旦面折廷爭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任則詠不敢辭 宋史曰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爲文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遠爾 又曰若水有人倫鑒見王旦曰具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登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 又曰楊億稱章得象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闕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 人物志曰夏竦仁宗朝舉制科有老宦者曰賢良他日必大用以吳綾手帕乞詩竦題云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凝之歎曰真宰相器也 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隱廬山之陽歐陽脩與公同年高其節賦廬山高以美之中有丈夫壯節似君少之句朱文公守南康爲作壯節亭記蘇子由稱其冰清玉剛廉潔不撓凜乎非今世之士張耒云文章似司馬談遷而談遷無其氣節風節似疏廣受而廣受無其文學 又曰王珪字禹玉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唱曰驥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 又曰張方平守宋都日富弼自貶所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辭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

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又曰豐稷字相之相之所薦士如陳瓘陳師錫鄒瑩輩皆知名當世人服其藻鑑  
又曰陳瓘字瑩中徽宗時以論蔡京曾布貶居合浦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  
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 金史世宗嘗謂侍臣曰李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鶴脫帽又曰仲略健吏也  
又曰董師中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括說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  
元史曰太宗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耶律楚材曰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  
域諸國及高麗使者來朝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此人乎皆對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朕亦度必無此人  
又曰竇默謂世祖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 又曰安童  
木華黎四世孫其母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  
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又曰世祖嘗以禁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  
孟頫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  
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邪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附勢取容李布  
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又曰世祖與侍臣論文學之士曰趙孟頫唐李太白宋蘇子瞻之流也 明  
紀事本末曰太祖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  
祖太祖曰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遠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  
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又曰太祖一日問陶安曰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  
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 又曰太祖欲以  
楊憲爲相問劉基基素與憲厚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今  
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福淺曰胡惟庸何如基曰小憤耳將傾轅而破犁上曰吾之相無  
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爲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  
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獻徵錄曰成祖嘗手書大臣遷義等十人名授解縉曰汝疏其人品縉對曰義天資  
質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儒雖有才辯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





[illegible]



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量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哉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鄰國傾軔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遠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晉張輔遷固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良史也又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然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至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又樂毅諸葛孔明論曰樂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服尸流血不足爲仁若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否以濟世奇策泉湧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臺毛無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觀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湜夷惠清和論曰伯夷孟子謂之爲清柳下惠孟子謂之爲和若較之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人之道出擊拘之域不凝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猶龍動之謂權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一行稱故曰彼之行皆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互有長短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滅蹈臣子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爲長也至於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不暇亦將有妨焉柳下惠辱身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哀惟吾道是在薰蕕不同河濟不雜此其長也至於無道則隱亂邦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寬身之仁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於與奪爲均雖然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恥且衆人之難行者也和之迹疑於往而敝於今使末代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諸且衆人之易爲者也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爲準的中庸爲基尚力苟不足寧終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則若循迹而變以矯俗爲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李德裕人物志論曰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元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辨其精麤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辨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幸布以爲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明能合變斯言諒矣項羽坑秦卒結怨關中焚咸陽而秦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受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稱也 宋蘇轍三國論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蓋起而難平蓋嘗聞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

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遠遯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感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者三國之君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達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思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爲不可及也夫明歸有光秦伯至德論曰聖人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懷焉論語於秦伯之讓稱至德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軋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效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秦伯逆觀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蓋翦商之事先儒嘗已辨之而論語之註蘆葦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

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慕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承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亦終勝其邪心以與我也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於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於所未有之天下置家庭父子之愛勤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穎以爲大歷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適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馮從吾董楊王韓優劣論曰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於道雖淺而常合無得於道雖深而常離知此而董楊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轍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茂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具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子以爲知言揚雄製作深奧而行事不副其作太元也衆人不好而汲汲於解嘲比之天地比之典謨比之雅頌又比之簫韶夫雕蟲之技壯夫不爲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於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於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子雲作反騷以駁之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縱其言高出蒼天大舍元氣與道術世教何補兩漢以降歷魏晉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竟晚慨然以著述爲已任其立言指事一衷於仲尼故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即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或以太平十二策蠅通出處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德美吹簫何異况獻策不報即退而講道河汾屢徵不起此其於出處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可通之復越百餘年

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說者議其因文以見道蓋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於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絕如綫愈獨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佛氏之教浸淫人心卒不可破愈上表陳言雖蒙寬斥而其志不隨其有功於吾道何如哉噫三子之文淺而於道合雄之文深而於道離此董揚王韓之優劣也

周思兼八司馬論曰執朝廷之政以亂天下者小人也然亦有好奇功而不量力不幸而入小人之黨者唐之八司馬也夫八司馬之用事天下莫不以小人目之而一旦廢棄遂終其身不復處於清議吾獨悲夫八司馬之材皆天下偉人而為小人之所誘雖悔之而不可復洗也天子寢疾於內而佞文之徒以東宮之舊用事於外其心之邪正猶未著而一時之政亦未至於甚悖則雖當時士大夫未必不想望丰采而又持爵祿之權以誘天下之士亦足以感其心而奪其不從之願故雖八司馬之材亦墮其術中而不覺雖覺之而不可復振

佞文奴隸之材八司馬非不能識之而業已同之又戀戀於富貴是以不能決策而去元和之盛君子其不以其材自顯於世而佞文之黨獨憂愁抑鬱於遐荒雖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於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才坐視而莫為之言以裴度之賢不能寬馬錫之貶而楊於陵與宗元為姻屬亦終不能少為之助蓋疑而忌之者盈於朝廷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間故寧屈數人之材而不敢強人之所忌以起天下之謗八司馬之黨惟程異之材為下而元和之末猶得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

夫然後知劉柳之名愈盛於天下而貶斥之禍愈不得以自伸也嗚呼始以其才誘於佞文而復取忌於元和之世八司馬之才乃其所以自禍也與

張采宋名臣前集論曰前集首趙普普人有煩言然普內瑕猶著顯績若程琳當章獻垂簾上七廟圖且庸庸何取要之善善長惡惡短勸懲焉爾我讀是集而考其世蓋自藝祖迄仁宗四朝於時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為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即中人邂逅推前引後亦將聲施矣然呂夷簡之任術得全功名王旦之約守不保晚節者真宗以媚求下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且懼禍故媚以自脫夷簡總爵位故假正道以固寵上使之然爾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未可量賢者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丰稷如馬知節魯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

孔道輔孫甫此諸賢者天然間氣豈夷險榮辱足動蕩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讓畏譏即或時有罷遣而卒至舉朝別白無終回枉者斯非生適逢世之幸乎即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瑋非李迪則秦川報警且以妄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龐籍保任則青澗不得立智高不得平蓋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即摧折屈抑因以愈顯軍庸厥嚴若相設小旁撓或呼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時度勢不能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生斯世而悠然高臥者曰惟斯世得高臥爾故朱子前後二集俱於卷末錄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致若而人者又匪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遜世之心夫 又宋名臣後集論曰後集戴王安石何居夷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皆身任宗社為世元龜其他舉聲實茂烈式昭軌度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新法著則朱子豈有恕辭乃我則曰君心常渺焉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非不明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為俟制度一新徐與論思爾故韓琦死帝自為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斤司馬光帝直視不語其待諸大臣何如乃卒不見用者非薄其才也非薄舊人而思凌越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蓋神宗弟以諸君子為無才故熙寧之罷斥猶得為元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為奸邪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貽天下可不慎乎

名譽一

原行浮 德蕩 行浮於名 飾非釣名 勿取名 可貴實 志文帝謂盧誠曰取士勿取名有實地作餅不可

善然後有名非所當 飾非釣名 勿取名 可貴實 志文帝謂盧誠曰取士勿取名有實地作餅不可

疾正可隨名實 飾非釣名 勿取名 可貴實 志文帝謂盧誠曰取士勿取名有實地作餅不可

也於是名實 飾非釣名 勿取名 可貴實 志文帝謂盧誠曰取士勿取名有實地作餅不可

聖俞家子對曰楊鼎臣女太后笑曰是 游其聲譽 稔其名望 石蘇洵子贊識後進率為聞人曾鞏王安

游其聲譽 稔其名望 石蘇洵子贊識後進率為聞人曾鞏王安

欲其名望必於世 游其聲譽 稔其名望 石蘇洵子贊識後進率為聞人曾鞏王安

因沽買以得名譽 游其聲譽 稔其名望 石蘇洵子贊識後進率為聞人曾鞏王安

人部 品藻 名譽